

一座古城的诗意栖居

■谢可欣

房县，古称房陵。秦巴山脉在此舒展筋骨，汉水蜿蜒而过，将层峦叠嶂切割成一片片青翠的褶皱。明代《房县志》形容此地：“四面皆山林巩固，巍然高峻，有如房室。”清代同治版《房县志》也提到：“境内有房山，石室如房，县以名焉。”远望群山，仿佛一座天然雕琢的宫殿，将时光与故事雕刻在其中。

2800年前，周王朝的采诗官尹吉甫便是从这片山林中走出。他手持竹筒，沿着汉水的涛声一路北上，将民间歌谣汇成一部《诗经》。房县，这座藏于深山的古城，因此被刻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它是《诗经》的故乡，是中华诗祖尹吉甫的故乡。

这里的一草一木皆可入诗。春日山桃灼灼，秋日白茅如雪，四季更迭的景致仿佛《诗经》中的画卷徐徐展开。当地人常说：“房县的山是活的，每一条溪流都在吟唱《国风》，每一片叶子都写着《小雅》。”

传说尹吉甫少年时常在山间放牧，听樵夫唱山歌，观农人吟俚曲。那些散落在田埂与溪畔的调子，被他一一记下，成为《诗经》中“风”的雏形。

周宣王时期，尹吉甫官至太师。他不仅是《诗经》的编纂者，更亲笔写下《大雅·崧高》《大雅·烝民》等篇章。

《崧高》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开篇，巍峨山势跃然纸上，恰似房县群峰的倒影；《烝民》中“穆如清风”的哲思，则暗合汉水之畔的温润民风。尹吉甫的诗，既有庙堂的庄严，又藏着山野的灵气。

史书记载，尹吉甫晚年归隐房陵，在汉水畔结庐而居。他常邀乡民对坐，将朝堂之事化作民间歌谣传唱。如今，房县仍保留着尹吉甫墓和尹公祠。据明代《郢阳府志》记载：“尹吉甫宅，房县南，去庐陵王城一里。尹吉甫墓，房县城东90里，墓祠在焉……”如今，祠前古柏参天，树下石桌上刻着《烝民》的残句，风吹叶落时，仿佛能听见诗祖与后人的对话。

在房县，《诗经》从未被束之高阁。田间地头，婚嫁嫁娶，古老的词句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复活。

《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中“白茅包之”的浪漫，至今仍在房县流传。相传古时候，青年若在山中猎得鹿鹿，必以白茅裹之，趁着月色悄悄放在心上人的窗前。如今，河滩上丛生的白茅，随风摇曳时仿佛在低语：“你看，三千年了，我们的爱情还是老样子。”

房县丧葬仪式中的《诗经》吟唱，则是另一番庄重。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每逢有人离世，灵堂前总有一人诵唱《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声穿越生死，将思念化作诗行。农人插秧时哼《采芣》，木匠伐木时唱《伐檀》，就连孩童嬉戏的童谣，也隐约带着“关关雉鸣”的尾音。

房县的婚俗更是诗意盎然。新娘出嫁前，需亲手缝制绣帕，帕角绣着“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迎亲队伍行至村口，必有人高唱《鹊巢》以示祝福。这些仪式早已成为当地人生活的日常。

每年的房县诗经文化艺术节总将古城推向沸腾。舞台搭在汉水边，背景是层林尽染的房山。白发老者用苍凉的嗓音唱起《蒹葭》，少年们踏着鼓点跳起“鹿鸣之舞”；田间老农登台朗诵《七月》，展示着泥土的厚重。

宴会上的菜肴也多以《诗经》中的草木为名：苻菜汤清甜，蕨菜饼酥脆，卷耳饺子裹着山野的清香。食客举杯时，杯中映着明月，恍惚间竟分不清饮下的是酒，还是“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的千年邀约。

夜间，篝火旁，村民与游客围坐，即兴以《诗经》为韵脚创作打油诗。一位老人吟道：“汉水长，房山高，诗祖门前种芭蕉。”众人抚掌大笑，火光映着夜空，仿佛三千年前的星光从未熄灭。

房县中小学均开设了《诗经》文化课程，通过课



房县西关印象周南广场。(资料图)

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了解和热爱诗经文化。房县民歌歌手是学校的常客，他们将《关雎》唱得如溪水潺潺，也能把《硕鼠》吼出雷霆之势。孩子们围着民歌手学唱，渐渐懂得，诗不是纸上的字，是祖祖辈辈活过的日子。

校园里，晨读声总比其他地方多几分韵律。孩子们背诵《关雎》，摇头晃脑的模样让人想起古代的稚子。老师指着竹筒上的篆字说：“看，这就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柳’。”

如今，房县成立了诗经文化研究会，有多部民歌集出版发行，如《房县民歌集》《民间唱本》。书中写道：“《汉广》中的乔木，就是我们房县的青冈树；《采芣》里的野豌豆，在田间随处可见。”房县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诗文与脚下的土地紧紧相连。一段以《关雎》为背景、在稻田里边劳作边合唱的视频上传网络，点击过万，网友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

晚风中，游客可循着新建的关雎桥和西河乐园大桥漫游，桥两侧建有木质结构的亭台楼阁和长廊，雕梁画栋，绘有花草鸟兽，书有诗经故里及诗祖尹公创作的名篇，如《大雅·烝民》《大雅·江汉》《大雅·崧高》等。

文创店里，白茅编织的书签、印着《诗经》词句的茶盏、以“鹿鸣”为纹样的丝巾，让游客把诗意装进行囊。民宿主人别出心裁，每间客房以《诗经》篇章命名，枕套绣着“青青子衿”，窗棂刻着“桃之夭夭”。游客说：“住进来，梦里都会开花。”

2014年，尹吉甫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开发了诗经研学之旅，游客可随民歌手学唱《采芣》，亲手用白茅编结信物，甚至体验周朝采诗官的日常。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留言：“在这里，诗不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可以触摸的温度”。

房县县城核心区，建起了西关印象街区、诗经文化广场，与诗经文化紧密融合，因地制宜建设文化地标。在西关印象街区，采芣广场取自《诗经·小雅·采芣》，周南广场取自《诗经·国风·周南》，鹿鸣广场取自《诗经·小雅·鹿鸣》。街街有名字，巷巷有故事，每一个名字背后皆隐藏着美妙的诗经文化。

如今的房县，诗经文化早已超越“遗产”的范畴，成为生活的底色。清晨，菜市场的摊贩用《氓》的调子吆喝：“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黄昏，广场上的老人随着《木瓜》的节奏舞剑；就连新修的公交站牌，也刻着《关雎》的片段。

这座古城深知，守护诗经文化，不是复刻周朝的月光，而是让诗的精神活在当代的土壤里。正如尹吉甫祠堂前那副楹联所书：“采千年风雅，养一方水土。”未来的房县，或许会诞生新的诗篇，它们仍带着白茅的清香、汉水的涛声，以及房县人骨子里的诗意。

当夕阳为群山镀上金边，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歌声，似是《采芣》，又似某首未载入典籍的山谣。三千年前，尹吉甫在此采撷的诗句，如今依旧在炊烟里生长。这里的人们相信：只要山河依旧，诗便不会老去。

房县的明天，将在诗经文化的滋养下，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或许某天，某个孩童在河滩拾起一片白茅时，会突然懂得，诗，本就是大地写给天空的情书。而房县，正用三千年的坚守，将这份情书写成永恒的传奇。

作者系房县人，现就读于武汉大学文学院

太岳

(外一首)

■刘建安

七十二峰吞云海
紫霄飞檐挑苍茫
金阙浮沉银汉里
一柱擎天问洪荒
松针绣鹤影
石阶叠天罡
六百年香火凝成露
滴落龟蛇盘结时光

云絮擦亮北斗芒
剑气割开太极阳
丹炉煮燃春秋雪
檐马摇碎秦汉霜
气化风雷脊骨铮铮响
道生星斗眉间熠熠光
太和宫里是谁在推演
万物负阴抱阳的文章

五里雾中闻钟蛻
九曲墙头看苔黄
真武踏浪收剑处
万壑松涛正梳妆
青牛驮经卷
白猿偷琼浆
八百里青峰俱是符
悬于天地宇宙中央

武当行

翠影摩天傲楚荆，武当仙岳韵长萦。
金顶凌云披晓日，紫霄藏秀绕松声。
拳风飒沓阴阳转，道意悠然今古情。
千载烟霞凝圣境，八方瞻拜颂其名。

作者地址：十堰市人民南路63号

7

武当

作品

责任编辑：王勇
2025年4月21日 星期一
编辑：王云英